



痴爱

北方文艺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痴爱

安 怡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白墨 春杰

封面设计：元力

痴 爱
Chr Ai
安 怡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江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北方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印张8.25·字数192千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ISBN 7-5317-0303-3/I·304

定 价：3.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色彩浓郁、哀愁凄惋的爱情小说。

40年前，在松花江上漂荡着的一条小船上，春心荡漾的美丽少妇米娘，勇敢地把自己炽热的爱情交给一位闯荡关东的汉子。40年后，他们的儿子肖一光从海外治学归来，却发现妻子正甜甜地睡在别人的怀抱里；而他心中痴恋着的厂报记者慕容佳，却执拗地等待因十几年前一个夜晚的疯狂而被投入监狱的丈夫……

近在咫尺，骨肉却不能相认；朝夕相处，爱情却无法倾诉。作品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迷离而意味深长的梦幻，是松花江畔两代人悲剧的人生，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

第一章

秋。

哈尔滨的夜晚是凉爽的。

这是个满月，明亮的月光从中天撒向老正阳河的江面上。远远望去，江心有一条长长的光带，那粼粼的波光凝聚了无数的光点，就象千万只萤火虫在那条光带上闪烁。

夜深了……

米娘，这个被老正阳河一带的人们流传了有40年之久的、有伤风化的女人突然醒来了。她掀开搭在腰间的薄被坐起身，匆匆地揭开脚下的一个木头箱盖儿，先是从里头拿出了几件衣物和两个包袱；然后用双手捧出来一个小小的、象是很重的黄铜盒儿。她把盒盖儿掰开一条缝，用右手的手指进去摸着，——她觉着那里边的东西还在，也就安了心。

月亮照着那扇没有挂上窗帘的小窗，使得整个小屋里明晃晃的。米娘把一切都放回原处，她没有再睡，而是一直悄无声息地坐着……

天快亮的时候，她给躺在身边的梦梦盖了盖被子，俯身亲了亲男孩儿的脸蛋儿，心里巴望着佳子今天会回来。

——哎，现在就是一天不见到她，也怪想的。

米娘现在住着的小偏厦子本不是她的房子。她过去的家离这很近，也是紧挨着江堤。眼下，老正阳河这一段的松花江上正在修大桥，那地方是要用来修一截引桥的，因此那里的居民全动迁了。

院中的鸡笼里，鸡们还没有叫头遍。米娘披衣走出家门，她来到了江堤上。昨晚那明亮的月光不知哪里去了？此刻，四处都雾气沼沼的。松花江的水从上游流下来，要在这里打个弯儿才会流入喧嚣的市区。多少日月、暑来寒往，米娘就是站在这段江堤上，在盼着那片帆、在觅着那条船、在回忆着她年轻时沿江打渔的生活，啊，那多难忘……

但是，自从去年秋天她的老房子被扒掉之后，她才隐隐地感到那一切全完了——她的爱、她的思念、她的含垢忍辱的一生中的最后一点挂牵……

年轻时的恋人，那个叫大壮的小伙子是再也不会到这儿来接她了。

昨黑儿，我怎么又梦见了那只不吉祥的、长着红肚皮的江龟？它撞翻了我的船；影影绰绰的，我看见它还用头顶走了我的铜匣儿……

微风吹拂着米娘苍白的短发。这个年近62岁的女人，外表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疾病已在悄悄地吞蚀着她的生命，就如江面上那些飘飘的雾，马上就要被初开的太阳光给驱散了。

慕容佳急匆匆地从厂报的铅印室里走出来。

十分钟后，她来到厂内，院内高悬的大钟正指向六点。平时这正是下班后到家的时间，看来今天又回不去了。

似乎从进厂就这么忙。前些日子厂报为赶着编印那份“六届人大文件汇编”和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学习问答”的小册子，她曾一连五天没顾上回家。现在又该叫米娘着急了。

踏进厂部办公楼，她回到四层的厂报编辑室，见还是没人。刚才她已从铅印室往回打了几次电话。

慕容佳开始在各张办公桌上搜索，想找到厂报上急于要用的几张照片的复制版。这两天，厂党委宣传部在《邓小平文选》的出版发行之后，邀集厂内各方面的代表召开了座谈会。厂报为此出一期快报，这几张照片就是为它配的。

照片是在市报社制成的锌版，没到中午组长汪晖就去取了，按理最迟三点也该赶回来。没办法，她只好又往铅印室拨了个电话，把情况告诉了等在那里的刘师傅和张勇。

“笃笃笃”听见敲门声，还没等慕容佳张开口，门便推开了。先是探进一双张望的眼睛，接着走进来一个苗条而又漂亮的穿着淡绿色连衣裙的姑娘。

“你……找谁？”

“找汪晖。”

“他去市报社还没回来。”她给她搬过了一把椅子，可姑娘没坐。

“回来了！”姑娘瞪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是我和他一起去的，四点钟我俩分的手，是我看着他乘上汽车回厂的呀。”

“你是汪晖的朋友吗？”

“对。……前几年他在东岭插队的时候，一直住我家里。”

“噢。”

“那时候他在我们学校里代课。”

“他教过你？”

“不，他给低年级代课，那时我小学都快毕业了。”姑娘说着，在房间里走动了一下，看了几眼墙上的规划表，又转回身来，“我还没问你姓啥呢？”

“我姓慕容。”

“啊——是个复姓。那以后我该叫你慕容姐了。”

看着姑娘这种坦诚天真的样儿，慕容佳微笑着。

“你还不知道吧，过几天我也来你们编辑室上班了，现在正办着关系呢。”

“你是从哪儿来这儿？”

“两年前，我从东岭考进了哈尔滨师范学校的大专班，学的是中文。现在毕业了，汪晖让我来这儿。”

“那欢迎你了。”慕容佳握住了姑娘的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宛晓叶，以后你就叫我晓叶好了。”她笑着抽回了手，“你到这儿几年了？”

“和你一样，我在黑龙江大学学了四年中文，也是刚毕业。”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我刚上班不到一个月，只感到忙了点儿。”

慕容佳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桌子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一块儿到铅印室里去等，汪晖回来会直接去那儿的。他还要和我们一起校对呢！这样，你顺便也先熟悉熟悉铅印室里的情况。”

“好的。”

慕容佳和晓叶出了厂大门。她俩先径直朝路边的一个小卖店走去，因为慕容佳想买点儿吃的东西带到铅印室去，她和等在那里的另外两个人还都没吃晚饭。

这个小卖店的后面是厂文化宫。此刻厂里的“职工之友联谊会”正在举办舞会。只见那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人；高台阶上还站了一排厂武警和外请的公安人员。不明真相的人一定会以为楼内正在开庭审判。

慕容佳拿着面包和晓叶走回铅印室，见其它三个版面的校样全已校毕，现在她们只好耐心的等着要放上照片的二版版面了。

慕容佳把晓叶介绍给大家，然后他们一起吃面包。

张勇边吃边奚落着刘师傅：“你——在党委宣传部的报道组办报办到50多岁了，连个组长还没混上。今天你要当组长，这趟差事叫我去，决不能出这种事——早回来了！”

“得了，你小子也是个小滑头，我当了组长你更不能听我的。”刘师傅说完憨厚地笑了笑。

“嘿，你可别这么说。我这个人嘛，还就是吃咸的、戒甜的、恨蔫的、怕软的。我敢担保，咱们这位大组长准是又到什么地方做好事去了。他——”张勇本想接着说下去，可

他看了眼旁边坐着的晓叶，就一下把话咽了回去。

后来，他们一直闲聊。

快到8点钟的时候，汪晖才回来。他把制来的几块板往桌上一扔，没说话。大家看着他，发现他满头大汗，情绪高涨。

汪晖发现了晓叶，表情似乎紧张了一下：“你怎么来了？！”

“分手时忘了，我的那串钥匙还在你的口袋里，人家回学校就用呢！”

“啊——”汪晖记起来了，那是下午他俩在江边开玩笑时，他从她手里抢的。

“哎，今天真倒霉。下午我坐车回厂，刚下汽车就看见一个老头儿休克在道边上。周围尽围着看热闹的，却没人上前。这事儿咱碰上了能不管嘛！于是，我就把他背到了厂医院。咳——谁知道这老头儿得的是中毒性痢疾，医院说什么也不收。后来好不容易等老头儿清醒过来才问出了他家的住址。我又借了辆自行车找来了老头儿的儿子，还帮他联系好了去传染病院的救护车。这不，正好到了这个时候。”汪晖说完，还指了指自己腕上的手表。

“看——真是做好事去了！”晓叶高傲地朝着张勇仰了仰头，翕动了几下她那小小的鼻翼。

后来，汪晖先是送走了晓叶。当他俩出了铅印室，人们都觉察到这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

报纸全部校对完毕已到了深夜。汪晖把报样拿到蒋部长家签了字，又赶回铅印室交给工人们开印。这时，刘师傅、张勇和汪晖都各自回家；道远的慕容佳只好又到厂内的职工

夜班室去住。当她这次迈进厂大门，那高悬的大钟正指12点。

在厂部办公楼的后面，有一条小路通往职工夜班室。这小路弯弯曲曲地在无数个圆形的花坛中间穿过，每个花坛旁边都设有一根电线杆子，那上面的灯光不太亮，把这条小路映得非常幽暗。没有多远，慕容佳就跟一个中年男人走了个对面。

“怎么这样晚了还到厂里来？”那人跟她打了招呼。

“是肖所长。刚才我们赶完了一期快报，明早趁工人们上班时还要在厂门口散发，所以今晚只好住夜班室。您怎么也到了这时候才回家？”

“一份资料急等着用，我就赶翻了一下。晚安。”他说完走了过去。

可是慕容佳思忖了一下，又忽然转身喊住了他：“肖所长——您什么时候还有空儿？我想接着采访您。”

肖所长站住，他用手中的纸卷儿打了一下头，想了想：“这样吧，下星期一早上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再安排一下时间，你看行不行？”

“好吧，尽打扰您。”

“没关系。”

慕容佳继续朝前走着，她心里觉得奇怪，为什么每次碰到他，自己的脑际总会闪过——

那天、那云、那雨、那长堤，和那长堤之上飞奔而下的一对青年男女，他俩合披着一件透明的白塑料雨衣，穿过了她家的篱前……

那两个佩戴着大学生校徽的青年人喊着、笑

着，他们那么亲热，又是那么朝气蓬勃。那个姑娘生得眉清目秀，而那个小伙子就是他，慕容佳从小就认识他。他的家也离江堤并不太远，他家的房子象一座带花园的别墅，听说当初那是正阳河一带一个最有钱的白俄留下的。

这是60年代初的盛夏。那个时候，慕容佳还在念小学。可在当时，那件透明的白塑料雨衣还显得那么昂贵……

也许，就是从那个夏天之后吧，他便从老正阳河一带永远消失了。后来，那个姑娘做了他的妻子吗？她现在在哪儿？

肖所长的名字叫肖一光，196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的摩擦力学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哈尔滨一一四机械厂技术员。因文革前国内学这种专业的大学生为数甚少，1977年国家在选派前往英国皇家学院攻读摩擦力学博士学位的人选中，选上了他。

历时三载，1980年，肖一光终于攻下博士学位归国。他又回到了一一四机械厂，当上了厂轴承研究所的副所长。不久，又被选为市人大代表。

自肖一光当上了轴承研究所的副所长之后，他在厂里主抓了几件漂亮事。慕容佳在翻阅近几年的厂报时，上面有过这样的记载：

1981年2月4日

厂从外地买进的十七台精研机，平均每台班产

量只能干到原计划的一半左右，而且还保证不了质量。

轴承研究所的五名技术员在副所长肖一光的率领下，深入现场调查。他们发现了机床主轴密封不合理，液压转动系统结构失调，和床头卡具不准确等九个方面的问题。

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制定了拆修机床的攻关方案。白天，大家一块儿干到六、七点钟；夜里，肖一光还要连续奋战，并很快就画出了攻关方案所需要的二百多张图纸。

在这批机床重新安装的时候，有许多零件要临时到外单位加工配制。这时，肖一光就和大家一块儿去跑。有的地方一次往返就是六、七里路，一天还要跑上几个来回。一段时间下来，肖一光的眼睛熬红了，人也消瘦下来。有一次他走在半路竟下来一只鞋底。是他在道边拣了一段小绳，把鞋捆在了脚上才回了厂。

经过五个多月的奋斗，这批机床终于在工效和质量上全达到了要求。

1981年11月13日

轴承研究所副所长肖一光在下车间溜岗时，看到锻造车间用平锻机生产套圈，三米长的一根料就要剩下300至400毫米的料头被扔掉，这使他很心疼。于是，他建议车间利用上这些料头来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车间根据肖一光的建议，开始采用的是焊接法。但利用率还是很低；而且每台机器还要多配备一名电焊工。

针对这种情况，肖一光多次来到这个车间。经过反复试验，他提出了利用平锻机把剩余的料头切成料段，经挑选后再供压力机和自由锤使用的方案。

现在，锻造车间采用了肖一光的这个方案。他们一年可以节约钢材70多吨，价值8万余元。

1982年12月19日

几年来，厂十八车间的两台HTA—600电阻退火炉一直是有名的“电老虎”。如今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它成了厂里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今年3月，厂领导把改造这两台“电老虎”的任务交给了厂轴承研究所。主抓这项工作的轴承研究所副所长肖一光，同参加改造“电老虎”的职工一起奋战了四个多月，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经过改造，这两台HTA—600电阻退火炉的功率由612千瓦提高到830千瓦；耗电量由每小时400度降低到360度；劳动生产率由每小时900公斤提高到1350公斤。每年节约电数为378.55度，够全厂用一个月。

这项改造在1982年省优秀科技成果评奖时，荣获四等奖。

慕容佳到了职工夜班室。她先在水房里简单地洗了一下，就到屋里找了个空床位躺下了。这会儿，她感到身心疲惫，可一时又睡不着。

……她回想着这几次不成功的采访——肖一光总是那么忙。不是找不见，就是刚谈上话便有人找他、有电话催他。但不管怎样她也要把这篇文章写好，因为这是她进厂后宣传部让她写的第一个人物专访；更何况她分在省报当记者的同学陈立民到厂里来采访时，也对肖一光很感兴趣，他也在向她催着这篇稿子。

慕容佳刚刚闭上眼睛，可思绪又转回了家里……；又转到了那个千里之遥的大山……。

门开了。又进来一个姑娘。都这么晚了，她也不怕影响夜班室里的其他人睡觉，还重重地拉亮了电灯。她整理着和慕容佳相隔两个人的一张空床，见慕容佳还没睡，就搭讪了起来：“你是宣传部办厂报的吧？”

“是。”

“下班后你去‘职工之友联谊会’跳舞了吗？”

“没有，我不会跳。”

“你们那儿的汪晖跳得可真带劲，今天叫他两圈就把我给抡晕了。”

“怎么，汪晖今晚参加联谊会去了？”

“啊。”

慕容佳翻了个身，再没讲话——

如果这姑娘说的是真话，那么汪晖八点钟赶回铅印室时，就是跟大家撒了谎，而且还是弥天大

谎。——他骗我们，就不怕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也许，他单是想骗过天真的晓叶……

三

星期四下午三点，在宽敞明亮的轴承研究所所长办公室里，慕容佳按肖一光星期一在电话中约好的这个时间，准时坐到了肖一光的办公桌前，可他又不在。

在肖一光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角，压着一张他在英国时照的照片。照片上的肖一光站在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子午线上，他左脚踏着东半球，右脚踏着西半球，双手交叉抱膀，显得英武倜傥、雄心勃勃。

“你看怎么样？咱们的肖所长真有点称霸全球的意思吧！”这时，对面桌的杨琳所长把视线凑过来的同时，还递给她一杯茶。他是轴承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正所长。这人说话很随和。

“是的，人要想干番事业，恐怕还真要有点这种劲头。”

“我们厂象肖所长这样的人才实在是不多。如果你们能把他宣传出去，这也是我们轴承研究所的光荣；另外，从个人角度上讲，我俩还是老同学呢！”

“您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么？”

“是。我俩同年毕业，又一起分配到这个厂。不过我俩学的不是一个专业。”

“噢。”

接下来，他们又聊了些别的。表的时针指向3点3刻，慕

容佳站起身：“杨所长，我不等了。您也快下班了。”

“你看——怎么好意思总叫你白跑呢，这样吧，明天一早我跟他约准了再给你回个电话。”

“那给您添麻烦了。”

“慕容佳走到门口，在身后送她的杨所长又说：“要不，你也可以去趟他家里。他家离厂很近。采访嘛，就要各方面多兜兜情况。”

慕容佳想了想觉得很对。再说，要写好这篇专访也真得访访他的家庭，她同意了：“好吧。”

杨所长告诉了她肖一光家的地址，但还是不放心，就又把她的唤回办公桌前，给她画了一张路线示意图，并仔细地标上了单元、栋口和楼号。

走出轴承研究所的大楼，慕容佳觉得还是应该先到食堂吃了晚饭再去肖一光家比较合适。于是，她先回到了编辑室里取饭盒。

编辑室里除了汪晖不在，其他人还都没走。副部长甄令汝随全厂最后一批中层干部去北戴河短期休假刚回来两天，看见他身上那皮肤的颜色，会叫人联想到阳光下的沙滩和大海。这两天一到下班时间，他就和刘师傅下象棋。

晓叶上班快一周了。此刻，张勇正把一篇稿子递给她。她问：“看完了？”

“看完了。”张勇态度冷淡。

“那你能给我提提意见吗？”

“无可誉议。”

“什么叫无可子（誉）议？”晓叶翘起了小嘴，她不懂